

6244
:75

考課
去邪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一
之一百七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一

考課

漢元帝建昭中。京房以精於用易。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害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議於温室。咸病其煩碎。且令上下相司。不可行。然上意嚮之。

東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迓。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錯。山谷為陵。故其為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混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苛抹敵。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及陋。綜練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堯鉗

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仁。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關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蠹。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寔音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擊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劾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銅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德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房
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於永
世。不刊。

魏武帝初。署倉曹屬劉廙。上表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烏九人
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
士之存者。蓋亦無幾。眩眩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
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群
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尔。而數轉易
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
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
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

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
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乎。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
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
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有美闕。而後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
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
皆宜使小人。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
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
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不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
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安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其善
之。

明帝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嚴騎督門侍郎杜恕。以
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其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經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世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專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

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惠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愛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慶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絮行遜言。以慶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

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景初中。詔劉劭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然。慮代弗務。是以治與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七十二條。司隸校尉崔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振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舉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

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於是傳譔難劭曰。蓋開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濟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志。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適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

舉而造制未足。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海岱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遂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杜預受詔為黜陟之詔。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徇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

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管乃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弥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歲優舉者。起用之。六歲歲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以詔書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

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

漢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廷尉王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任在賢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在任。在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

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勳。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三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不能頓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猝致。可使庶官之選。差清。在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後魏宣武帝行考陟之法。高陽王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罷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奉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初。任。或任官外。成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足

散官以充副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守方。極重之
華。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
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
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
手。涉議科勳。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動之能。散輩者獨
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首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犯禁屈
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請。又散官在直。一
玷成尤。衛使愆失。差毫即坐。微纒所逮。未以事閑優之。即廢之資。未
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崑不懷歸。畏
此簡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
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又任事之官。言以請假。定省

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勞百倍。苦樂之
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
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
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共衰竭。今試以本格。
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
人。必抽朝彥。或應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
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
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
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
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
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蔭。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
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判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

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臨覽。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官寮。豈可位者裁。二漢以降。太和已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陞。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而是舉日。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老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豈不冒甄別。

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拓跋暉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是委太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暨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命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收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逸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還。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

正光四年。尚書左僕射蕭寶夤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應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達。差有膏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流。履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同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保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兩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夕月深。駸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勳墮。或停休積捨。或分隔數年。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豈其考第。無不為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誠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

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難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整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金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人先備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所隆殊昔。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萬萬。五叔無官。漢之察察。歸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整齊。則覲覲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不率考途。或夾卑介之俸。終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熱十一之潤。皆虛張

無實妄指虛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辭鑿或
役萬慮以求榮顯而方而遂利推舉鈞者亦知其去斯但抑之則其流
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遠調去者既不可追
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
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
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
其上下游辭定其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
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
明法幹務忘情孰能以記賞繼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
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
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
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我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盡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遠近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
比之訐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消流
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
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樞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
唐太宗貞觀三年僕射房玄齡與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
萬紀奏其不平守秘書監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
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
辭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
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魏徵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傍注帖西行
諸將並不得考徵乃諫曰臣聞採赤璧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
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

未往二年考其勤惰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
未。臣愚以謂西行諸將羣集萬均以外五品以上有功勳無罪殿者
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武后時。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上
疏曰。禁網尚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
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
侵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許。要在
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難
哉。此非墮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
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之所察按。準漢六條
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日。且朝廷以禹機非無事。而機
事之勤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

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
過問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
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
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
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中宗時。右御史臺中丞盧懷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
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
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
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
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冬

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遠。不究其力。媮處巖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實詎所謂黜陟。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終數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位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擇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禀之費。歲巨億萬。皆為府藏。豈致治意哉。全民力。敬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皆由未靜。儻炎暎成冷。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平。何以濟之。尋輕

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專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收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鯁寡。為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遂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格賈。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收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僻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賊盜叢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奏曰。臣近者四承聖造。

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彝倫式敘。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虔思援古。施今。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難于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于皇綱。六十年。驕倨荆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可以肩拍唐虞。鑒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當重委。尸祿徒父。立事無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寵澤斯厚。循省何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應試。應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况三考之舉。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于今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

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陞黜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法于舊章。恐轉隳于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功。祿位酬勲。凡公事仰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察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而進賢。不更無疑。應勸奉公。而脩職業。各盡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有合闕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太宗淳化三年。秘書丞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今日內殿起居。次當轉對。自量荒昧。莫識變通。當求理之期。唯思進說。顧犯頑之罪。不敢避誅。庶同千慮之愆。少助萬機之智。伏以皇帝陛下。應乾御宇。十六七年。拓土開疆。萬數千里。尊師問道。期庶績以咸熙。審官求賢。欲百

揆而時序。每日臨軒決政。隨事制宜。小大之權。悉于進上。以至中夜忘寐。未明求衣。惕厲恭勤。何嘗暫捨。臣誠不佞。以臣所觀。由堯舜已還。君天下者。未有若陛下之焦勞也。然則焦思勞神。陛下之所已至。守官供職。羣臣之所未專。頽壞紀綱。虧損政教者。誠以考課之法。尚闕。升降之資。不常。得之者。未必賢才。失之者。未盡不肖。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聖人因其國而設其官。久其官以行其政。官不久。何以明其術。政不行。何以觀其化。明術則美惡難逃。觀化則治亂可審。然後考課之法。不得不精。黜陟之方。不得不當。既精且當。雖元凱在下。致之於股肱。四凶居高。投之於荒服。乃其分也。夫何怨焉。語云。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靜而思之。由此道也。伏見前制有考課官人之法。先在有司。定其優劣。六品而下。尚書覆問。五品已上。天子與公卿評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否各當。賞罰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內銓。考其資歷。京朝監司之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且寮屬至繁。寰宇至廣。不可遠視遐聽。究極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為隆殺。往往假聲竊譽。驟越階資。課實責虛。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防。或禦得其宜。則澄徹之安至矣。苟限非其要。則懷襄之勢起焉。又況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任。亦卿相之推輪。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其名。綿歷歲時。莫聞振舉。是致有自州縣幕職。遽升京秩。贊洗三正者。繚及京官。秩贊洗三正。便望正言司諫。郎中御史者。洎至正言司諫。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卿宰輔者。爭馳互競。厚援廣交。接聲勢以相毀稱。伺罅隙而相攻擊。貧名冒進。素禮謙以如遺。揣已循涯。豈滿盈而知戒如此。則下位者唯用心而圖上。

子與公卿評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否各當。賞罰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內銓。考其資歷。京朝監司之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且寮屬至繁。寰宇至廣。不可遠視遐聽。究極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為隆殺。往往假聲竊譽。驟越階資。課實責虛。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防。或禦得其宜。則澄徹之安至矣。苟限非其要。則懷襄之勢起焉。又況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任。亦卿相之推輪。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其名。綿歷歲時。莫聞振舉。是致有自州縣幕職。遽升京秩。贊洗三正者。繚及京官。秩贊洗三正。便望正言司諫。郎中御史者。洎至正言司諫。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卿宰輔者。爭馳互競。厚援廣交。接聲勢以相毀稱。伺罅隙而相攻擊。貧名冒進。素禮謙以如遺。揣已循涯。豈滿盈而知戒如此。則下位者唯用心而圖上。

在上者誠自固而不違。雖有臯夔稷契之能。龍黃魯宓之術。亦何暇
卹民憂國。而成功著業者哉。臣按于傳品士之科。一曰德行。以立道
本。二曰理才。以詳事機。三曰政才。以經國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
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
才。以興利源。九曰雜才。以長諷諫。凡此九等。委在百司。合而論之。則
邦國之政。斯備。分而考之。則小大之職。各揚。又李唐考課。有德義清
謹。公平廉恪之科。由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自之。為最。各有等
元屬考功。以臣所觀。自古黜陟之制。其遠者逮至九。載其近者六年。
四十擬之於今。不可卒用。臣欲乞天下諸色官屬。依舊三年替移。仍
一年一考。是非三考。然後升降。有績者賞。無勞者罰。善最特異者。錫
以殊勞。累任無狀者。置之散地。不能致功。雖有善名者。不與之陟。不
廢其職。雖有惡名者。不錄其尤。黜陟審於實。不信於虛。幽明察於直

不憑於詐。其在京百司及臺省已上官。逐年乞選任。公直御史一人。
採察能否虛實之狀。職事者以功勤為效。散官者以才行為程。必在
周詳。無許闊畧。其外地長吏。使臣察屬已下。乞委逐路轉運使。副亦
如御史所行。並至年終。具逐人功過事狀。開析申奏。乞下考功。從考
功。依准格條。比附優劣。一如往制。先定考詳。量等級。而褒德。體幽明
而黜陟。必取允當。無涉黨偏。然後申入中書。及關報。流內銓。并審官
院。再加詳酌。的是公平。即具等第。奏聞。取候聖旨。除授。其中或有奇
才異畧。蘊蓄經綸。碩學雄文。服勤筆硯。可以整齊綱紀。羽翼朝廷。師
傳帝王。扶持社稷者。不在此限。并內外官屬。或有過惡之跡。不預品
較之文。別致昭穆。會得確實。若採訪有漏。即罪採訪之官。如考課不
明。即罪考課之職。按其輕重。斷在必行。庶使各勵恭勤。無敢弛慢。如
此。則官有常序。事有彝倫。姦究不能任其邪。忠良不可奪其正。名器

各有分贖。愚各有途。狗不續貂。石不參玉。欲使職事不治。政教不行。民不康俗。不阜爭訟不息。廉遜不興者。未之有也。臣誠以能致民康俗阜。訟息遜興。其要者不出牧宰之任也。而使牧宰得其人。則郡邑政行。僚吏事肅。編民不殆。外姦不生。又以能致郡邑政行。僚吏事肅者。莫出於轉運使副也。由是而言。則國家任官擇吏。其謹重者在於此焉。且方今天下知州軍僅及四百。縣不減數千。若令一一選於朝廷。人人欲其稱職。深恐闕畧。未得精專。臣愚以謂擇縣令知縣。莫若於知州知軍。取知州知軍。莫若於轉運使副。制轉運使副。乃繫於朝廷。又且轉運使副不過三十來員。况當文物盛明。士之衆庶。倘或推公遴選。尙憂不得其材。既朝廷選任。至公則轉運使副。安得不公。轉運使副既公。則知州知軍孰敢不公。知州知軍既公。則掾佐之吏。盡公。而况縣令知縣。孰敢有不公者乎。夫如是。則赤子有歸。蒼生受賜。選

迹之俗。小大攸同。古所謂形直影端。上行下法。其一理要而其效速。其功倍而其勑神者。此其略也。但臣忝居通籍。無補聖朝。次當上言。不敢避罪。所有加減考課之制。詳酌今古之宜。尚有科條難盡披述。設或陛下賜之睿鑒。朝廷許其必行。則臣願竭狂愚。乞與有司評議。淳化中。知吉州梁鼎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尙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石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暨茂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

未以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其人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職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管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元。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廉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

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嘗在任得滿三年。民間利害。簿書文移。未知次第。已却遷換。迎新送故。上下告勞。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為理邪。如不為理。臣故無可言者。若欲為理。安得用此敝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便奏請京朝官。情願二年一替。且差遣得行。一司之暫利也。遷換不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敗國家大計。使吏奸得行。生民無告。無出於長吏。歟。易也。臣愚以為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於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普令臺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以上

在任亦許理三周年為一任不得只理每歲轉運使索取知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尚書考功考功遂旋聞奏請別差近臣為考課優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改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二優一劣改一官二劣一優奪半年俸大約以此為率已上賞罰并舉主同坐滿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並比類比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凍選充職取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二

考課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考功之法伏奏曰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校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選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略著于後輩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厚薄為政之迹良可察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特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備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

以除授。故雖不行郡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廢。楊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敵以終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掣下權。末品微資悉銓。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者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服唱注。禱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武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應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肖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吏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責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壽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蔽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而州郡所書。限於條

式。徒鋪列其素文。猥及毛細之事。逮于筮釜。益益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銓衡驗。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動結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改補。如魚貫馬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群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指去民害。嘗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其守俸之成。則轉運使。集時成。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三府。副于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

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謫。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陟焉。凡吏涖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辰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文房劾之苛制。霍裴之弊。適不少善乎。謹論。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羈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恭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

能盡情。枉直不能存。微然其身正。下不容大奸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舞文倚法。舉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自持必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尤昏者。抑為易去。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辦之效。陰構自固之術。行偽而堅。順非而澤。諂諛承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貫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為奸賊。其罪特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焉。得非由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盪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言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絕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一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遙隔乎千里之

外較其疎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上聞。及其事暴遠流貫盈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謠言大播而實狀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榜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避其辨敵。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誠朝旨寬大。不欲驟急群下。發揚陰私。然臣竊有感焉。閭閻畧乎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究擯者無告。此臣所以感也。縣吏抵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督之誅。夫其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感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群吏之治。益復督勸。務絕姦貪。以清民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

之法。賊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敗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况陷父於惡者哉。父為時。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賊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郤吉。耻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賊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賊吏不錮。固自淪棄。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之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驛。突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蹏而衝蹶矣。故抑彊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

為施行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知諫院陳升之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
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聞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墜
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

同知諫院司馬光。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曰。臣竊以
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
業脩。職業脩。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
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更
磨。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負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
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為陛下慮之。竊
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
酬功。今官爵渾轂。品秩紊亂。名實不副。負數溢溢。是以官吏愈多。而

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
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謹具條列如左。

- 一 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
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
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 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即於
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 十二等之中。舊無負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為定。負自今有關
則補。不可更增。

一 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
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
年為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

必須上等有關。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關劇。地有遠近。官有大小。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為一等。選擇進用。

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關。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國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為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關。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

若知縣有關。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已。賍。曾經叙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先又論兩府遷官狀曰。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体。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官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帑。吏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况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水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氾溺流餓。不可

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衰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一一慰衆庶之意也。竊料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因惟推容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兩浙京東西轉運使王益柔上言曰。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

神宗熙寧五年翰林學士范百祿奏曰。臣竊以天下之治。先在安民。安民之本。在重守長。今守長不重。極矣。有列於朝。善最不聞。而譏謗及之者。出為之。養貧引老而求使其私者。出為之。其

次則所謂常調。吏逾年而受。及待二年之闕者。比比皆是。所謂朝廷之詔意。何可得也。其間選差。或以勞閥。堂除。或以薦舉。纔十分之一。亦不過辨職之過而已。然率不逾三歲而更。三歲而去矣。然而又有甚焉。今州縣守長一歲之間。有再易者。有三易者。或至於四易者。將迎道途之。不暇。彼雖懷奇抱異。何暇施設。此不獨守長之罪。其理勢然也。不稱其任。使不平。其賞罰。故亦。今欲以考之上中下而別其善惡。示之以懲勸焉。凡守長有能為民興利除害。其政和平而民安之。一境之內。農桑勸。逃亡返。盜賊息。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如是者為上考。反是者為下考。其考在上下之間。一得焉。一失焉。而善惡相半者為中考。中考者。代注本等差遣。下考之下者與監當。下考之中者與通判。上考之上者朝廷拔用。唯所置焉。上考之中者為監司郎吏。上考之

下者與一次堂除。大郡或先增秩或減年或賜金。各有差而使
之再任。再任滿日。審如前考。雖更加優而褒進。亦唯詔令耳。如
此。則口才庶士皆知勉勵。况賢者乎。昔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
疾苦。及即位。召拜二千石。皆親審之。又考察其行。以質其言。常
稱曰。民安田。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使久其任。無歎變易。常以璽書勉其治効。
公卿闕則選諸所表者以補之。是以黃霸朱邑光于史冊。古不
難及。惟陛下加意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奏曰。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
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歸者仁
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
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

蓋以慰眾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
文法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古治民勸
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
由是農民眾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
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墮游者
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
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社。巡察吏卒追捕。不聞
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
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
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未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
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殺姦捕盜。與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
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

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吹而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眾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

頌又奏曰臣伏覩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衰息乃不盡敗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縣令故也臣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若知縣縣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邑有得人處往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有素則姦兇無能措手縱有竊發終亦為之擒獲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己職事而不留意故姦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

患者良為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遂廢其法甚無謂也况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管佐猶不免累豈良民罹剝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內銓共加詳定自今知縣縣令任內遇有強惡賊盜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批上印紙曆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殿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儆勸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奏曰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教民牧民之任莫親於守令守令不賢人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布宣而朝廷之德澤終不能被於天下然人之才氣用之則奮賞之則勸抑之則沮兩漢而下守令之効班班尤著者莫盛於漢宣之時豈其人材獨賢於後世誠由綜覈有法獎厲有術故也故其小者增秩賜

金其大者入為公卿。當是之時。人人自奮。唯恐居後。此所以竭智盡
謀以成中興之治也。比年以來。外臺以財利督郡縣。不責守令以治
民之効。郡縣以財利責民。不暇及撫循安養之術。其甚者。官榜刻剝
窮耗財力。以免一時之責。朝廷雖有守令考課之法。文具而無實。未
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導勸群吏。此士之才氣所以委靡沮喪而
不振。故獄訟繁多。盜賊充斥。田里有愁歎之聲。四方嗷嗷。不被朝廷
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自陛下臨御。憲吏局寬民力。釋逋責。黜荒吏。斯
民欣然有更生之意。且及此時。定州縣考課之法。以勸守令。庶幾有
以宣布朝廷愛民之澤。今以一路言之。其為郡少者不下七八。為縣
不下數十。豈無一二循吏可以褒進。然黜陟不明。能否難任。賢者低
回。儔眾無以自表。庸者齷齪。無大過不失。叙遷。此能吏所以不勸。治
効之所以不著也。臣願敕有司。明定考課之法。太守考授縣令。第其

優劣之著者各一人。歲終以上外臺轉運使會諸邑之課。又擇其一
路之尤者。令之優劣各二人。守之優劣各一人。以上干朝廷。其守令
至官未成考者。不預殿最。然後委本臺會議參考名實。其優劣尤著
者。顯行黜陟。如轉運使挾私昧識。考次不實者。亦加責罰。如是。則每
路守令黜不過一人。而天下之吏已肅然聳動矣。臣又見諸劇縣不
過數十。民頑訟多。或十倍它邑。心勞責重。為令者多不樂。不過部以
闕官日久。須至硬注。被差者。黽勉就任。未必得人。至於計日待替。苟
免畏避。事愈不治。臣以為劇縣有關。乞令兩制以上。舉官滿秩。無大
過者。與堂除優便之地。在本等之上。其治効優異者。別加賞拔。如此
則才者樂於獎用。不憚煩勞。劇邑又且得人。無前日之弊。臣竊觀陛
下臨御以來。教詔布政。未嘗不以愛養元元為意。而守令牧民之任
未有黜陟之法。其貪邪大吏。中外所嫉者。雖加棄逐。猶不失為郡。竊

意朝廷未以郡守為重也。陛下雖有愛民之心而為之牧養者恐不

足以副朝廷布德行惠之意。竊陛下斟酌愚言留神而詳擇焉。

均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莫急於政事。政事之廢舉既繫在官之能否。又繫任用之久近。任久則於政事能詳知得失。以盡其才。而無滅裂之患。遽易則略於職事。未足騁其智術。而有苟簡之弊。此人情之所同也。臣竊觀今日之內外百官。唯常調之人。在吏部。差除或係堂除。閑慢差遣。方及二三年。替罷其內任。則六曹侍郎。寺監長貳。其在外則諸路監司及輔郡藩方。率多屢易。夫政事綱紀。出於六曹。寺監。自六曹言之。吏部戶部職事最煩。所繫尤重。而監司大郡。係一路千里之休戚。甚重而不輕也。明矣。今既屢易。則職事不及詳知。才術不暇施設。則為吏部者。尤必滅裂於條令。為戶部者。必滅裂於國計。為刑部者。必滅裂於奏議。轉運使之於財賦。提點刑獄

之於刑兵。常平。藩郡之於民事。必類皆苟簡。不為三年之計。况於久遠之利乎。天下政事莫大於數者。而多為滅裂。苟簡之政。欲求法令振舉。民被其利。不可得也。臣竊原數者屢易之意。或出於職任之遞遷。或出於人情之私。出於遞遷。如禮部之除戶部。戶部之除吏部。是也。出於私情。若從官之乞。藩郡監司之自遠求近之類。是也。臣以為數者之弊。去之無難。夫六曹侍郎。不過數人。實繫朝廷之清選。既為侍郎。視其稱職。而望重資久者。自可進為尚書。不必以敘遷為進擢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民。不當緣人情私便。而屢易其任。則從官之於藩郡。監司之求近地。自當契勘其路。到任如及二年。則方與遷授。則上下安便。政事不至弛紊。臣切見陳穎近京數郡。太守多止及半年。即易他處。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綱紀。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

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則繫百官長貳。外則繫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矣。伏望陛下詔大臣講求久任之法。使官宿其業。責以治效。庶幾人人悉心。不敢懷苟且之意。則天下之事。豈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曰。臣自待罪風憲。屢會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統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得。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無也。今雖因革之政。有

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驟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叢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黜。不勝言也。向者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格斂。意在市進。害民甚矣。苟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為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器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全

日事也。

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伏親陛下求治之意安遠甚乎。緩迫乎。臣事君之心。治外懈于治內。如此。上下相戾。欲治登休實而民無失所。不可得矣。何哉。自二聖臨御以來。敢有小違。民情而幸利于國家者。撤而去之。唯恐不達。銷鬱伊之氣。召和順之祥。指日以期太平之政。由是知陛下視遠如迩。夙夜軫懷。則尤重于遐遠耳目之外也。中都省臺寺監之屬。法應代之名。皆命以真。四方之官。監司守令郡縣官。至完推遷。微之職。鮮有無實而置者。是以人情輕外而繁內。居內之官。疲者可以追過。才者可以育聲。求微進。往往有踰勞之得。非自重而信道。信道而安命。安命而行志。行志而愛民者。不免有外官勤勞寡效之厭矣。此而不革。則將如唐之中世。暴入都之官。為登仙之勝。如是。則上違陛下欲治之心。下有遠民無告之弊。陛下孳孳益

勤而治功益遠。况上恩不孚而民志不申。天下之患無大於此。今天下最切于治人之官。莫若監司守令。監司之權乃古州牧之比。而今人望而言曰。此中都汰而至耶。或不足取以在內耶。望者不信其為。而居者不勵其實。如一身首莊心忻而手足不運。將安用之。救今之弊。願陛下覈天下監司守令。公正愛民。衆所共知。小者勉以手札。大者擢而躡進之。充中都之美官。則遐邇之臣。知陛下以治民為重。孰不崇勸。本豐末美。上下志通。施德于民。如置郵之速。而雨露之溥。不勞而治天下矣。

哲宗時。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

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班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寔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指使。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摺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

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止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脩舉。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繇。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寘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乃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

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
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
置施設。議論取舍。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用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
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
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幹离不者。皆握兵十
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
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
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
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撓。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
可為也。

高宗時。樞密院編脩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君之道。內在於盡誠。外
在於責實。誠實備至。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陛下比年寬刑罰。省
科徭。戒貪賊。嚴警備。恤饑窮。每一詔下。丁寧懇惻。其思治望道之心。
計亦切矣。然而百姓不盡知德澤。不徧及者。何哉。責實有所未至爾。
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子效職者少。欺陛下者多。朝廷施行一事。付
之監司。監司付郡守。郡守付縣令。各了一司。文移之具。不問其有無
實惠及民。是則雖堯禹在上。功效何由而著乎。故民間往年聞寬厚
之詔。猶咨嗟怨恨曰。吾君愛民如此。而官吏弗之行也。今則不然。美
意一頒。天下知其為虛設爾。蓋欺罔誕謾之弊。至今不革。廣設文具。
應辦目前。髣髴近似。以報其上。故視其已具之文。雖陛下不能無疑。
吾法既美矣。吾官吏亦奉行如此矣。一何治道之難成。言不知有名
無實。受陛下之惠者。百不一二有也。陛下以誠意鼓衆動化。立中興

之治而官吏乃至變移之。豈不痛乎。嘗觀漢宣帝之所行。成帝亦行之。而治功為不及者。蓋總核名實。孝宣帝之所長故也。元康二年。孝宣即位十載矣。方下詔與士大夫厲精更始矣。今陛下臨御亦十年。而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屬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如在其身。不得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書之上。則樞機周密。可以不媿漢宣帝之時。苟為不然。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必累陛下責實之政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內外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莞庫姦賊不法。庸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

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曰為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容。朝廷幸而廉得一。時有竄謫。大率去不三二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酷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歛怨。故坐閣吏好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郡守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則天下治矣。

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

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祐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義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愚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編擇。蓋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令。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瘵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皆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

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金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

元世祖至元中。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鉅夫奏曰。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

僥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三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惠以慶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為名。賴奸之用。為大凶。惠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言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去言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訕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穀。積。穀。禱。穀。大睦。允。隆。庭。堅。仲。容。科。達。齊。聖。廣。淵。明。允。萬。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志。滿。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僭。庸。罔。服。詭。菑。隱。以誣。威。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答之則罵。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

舉。紹。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涿。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聚。斂。復。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六。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言。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矣。乎。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六子。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巨室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六國。而無天。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歎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魏管齊而攻。秦李兌

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四事。此之齒死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已國者。君專使政於臣。縱酒以亂。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故夫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夫。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無。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懼於閔。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道高之怨。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其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成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
韓元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省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
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
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房嘗寔見。以開寔見
天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
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
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
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冬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必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堅刁趙高。政治

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

君。視。讀。示。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

夏霜冬雪。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

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甚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之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瘡。與。愈。同。於彼。又以為

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之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中。進退天下之

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之知之。謂房曰。已矣。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篤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

量臣能否。拜為司諱校尉。未有以自效。後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識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亮賜臣豐書曰。夫司諱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所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今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懣懼。免冠謝罪。丞相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為長。求留丞相翟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未博。鉅鹿太守孫闓。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必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焦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喪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止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僭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汲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犯之。展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徐遵格殺之。大司馬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念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滌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案自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守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消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傳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威罪干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侍中楊倫乃上書曰。臣

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提領。以正則毛理。今任嘉所生。狼藉未受辜。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蒙穢既喜。咸伏其誅。而射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蒿。誠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深。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八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羣。蒙外戚之後。荷國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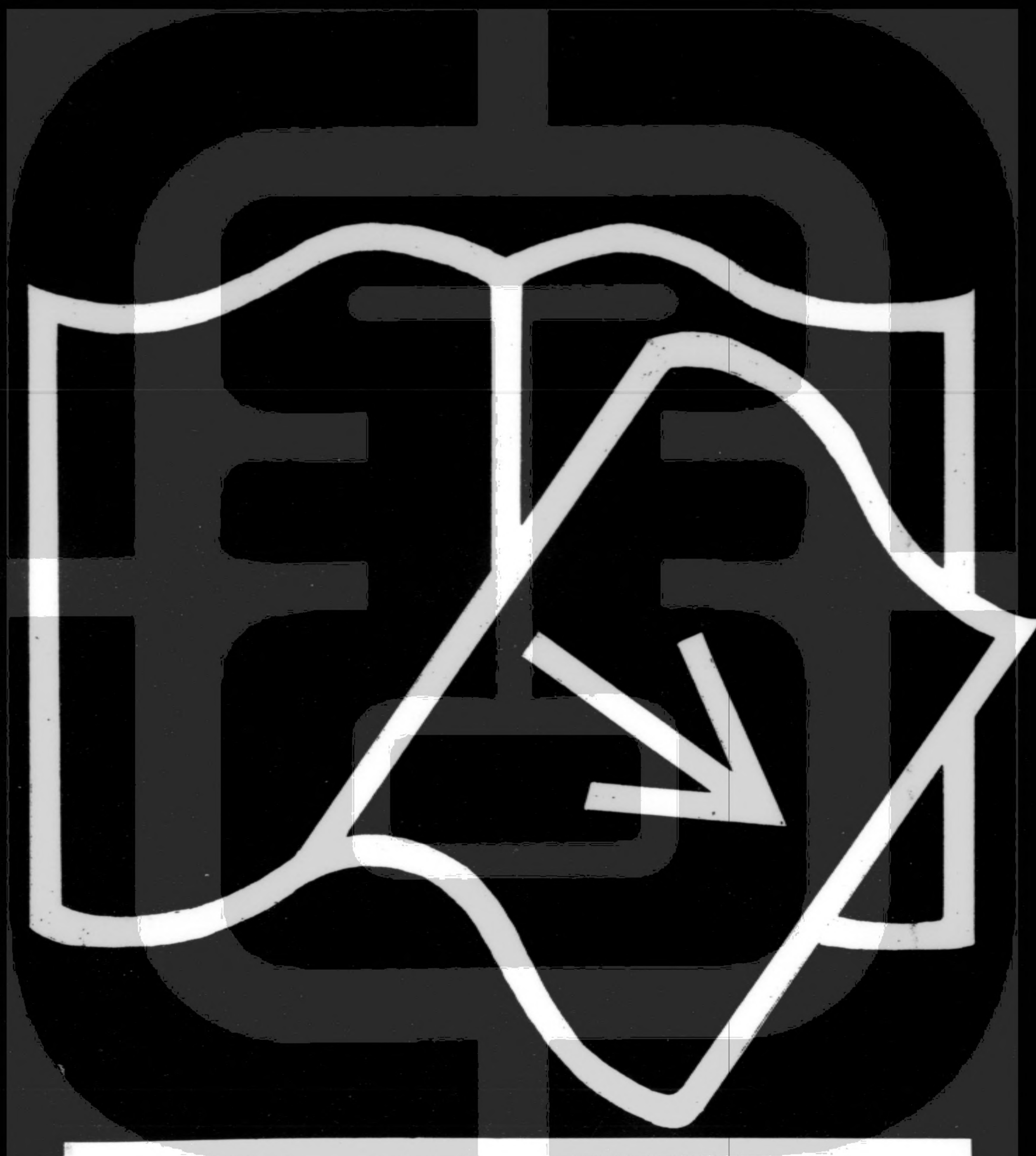
恩。以藟莠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說。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進也。謂也。京師震竦。時異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官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成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怨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均以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

孫宣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劉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履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覆。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應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及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堅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佈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且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故。和農社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夫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見冀將衰。乃

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見冀將衰。乃



缺 P9-P10

陽跋示忠。遂因奸計。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真興威。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異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潔。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說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動不補過。然懼於永殒。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限三泉。

時詔二府。緣屬舉諛言。太尉緣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很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

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懿上疏。勅曹爽曰。臣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之屬。臣以後事為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庶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所親。以樹私計。根據無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雖聞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性言。昔趙高擅
意，秦氏以滅。呂霍早竊，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慶。臣受命之時也。
太尉臣濟、尚書令臣亨等，皆以奏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與兵宿
備。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眾奏
義，詎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奏得宣王奏事不通，追寤不
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
而性妒，約之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
去賊，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
殊寵，顯官選曹，鈐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社漸防
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埤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尊

嗜，鄙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
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之罪。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詰議參軍茹千秋，湯附宰
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賊私狼藉，畏
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遷縣。又尼姪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饑，流殍
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盧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
夫苦諫被囚，殆至殒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
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
孝武帝時，范甯出補豫章太守。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性交州。採磨
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
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
州刺史王毅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巨窳，入參機首。出

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威。屬縣。惟命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於是寧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闕庭有家。無訛大易。作威專戾。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妻。移興江渚。棄尸洪流。事衰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開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閭闔。致茲紛穢。固願憲軌。恕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稽。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噉。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還朝。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茂聞。若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和忝承人之。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堂。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末。彘。遠舊之愆。伏願准裁。高祖。今日。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自今以為永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去而厚。將怒之。君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密奏曰。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通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疑而

不紆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而令事。遂能舊義。華廡見待。下無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見。若言炳之者。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嚴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之復不殊。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必復何限。縱有微過。復何足掩其惡。今實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慮。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釐。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擘。所少賦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脅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互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必當不難。有所得失。臣意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請臺制。今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情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今史出宿。今史。都令史駱

寧。寧云不通。吏部曹公。咸知不可。今史具向炳之說。不得伸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真是司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疑。雖是今史出。乃遠屬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為之儔。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者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不審可有同王相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寧云。炳之貴要。異它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廢不聲。不成姑公。敢作此言。必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曾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慶幹。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紆紆。不悉可曉。臣思張遠之

言。閔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兢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息接。不宜復坐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辨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之。其外別貢。豈可具議。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頴殊惡。德頴自持琵琶甚精。譽遺之。便復欵然。市令威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冒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薪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門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命太尉和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不政。若和故得停。大尉近

與炳之疏。欲用德頴。見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頴。德頴謝大尉。前後漏泄實息。之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關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為丹楊。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之。實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息。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善息未忍窮法。為知之太。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然之授。恐恣心奉國之人。於此為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息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

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之不敢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嚴王今王反更不悟。今賈誼劉向。直諫。豈不慷慨涕泣於聖世邪。臣昔啓亮。嘗嘗時之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抱。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非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出外。若能脩政。在職者稱。遂之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請。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履有窮天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之何足塞今日之尤。庶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命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亮遠鎮。今之何足分外出。恐是榮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臣不能盡己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孝武帝大明中。王僧達被誅。謂為刺史顏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怨對。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孫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罪狀。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早上。是以王莽作。惑子曾為戮。未有背本塞源。好利忘義。而得自容。咸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曰。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頃啓聞。而竣以通辭。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奸數。苞藏陰隱。預聞中旨。固不宣露。罰則委上。息必歸己。倚過之門。即加謗辱。受譴之辜。由相承。翻戾朝紀。拔感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羞怒。置方肆。反脅服。詐方之已。且時有啓奏。

必協奸私。宣示親用。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送奠。事畢不去。盤桓
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管身視。由訪大臣。慮不
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累積懷抱。寔窮陸已。急行關於家。早
負世議。運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德母弟。侍貴
輒裁。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關政刑。輒開丹楊庫物。貸借
吏下。多假貨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矧公害私。
取監解見錄。以洪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瑛
代都文吏。特荷天私。瑛錄用。務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
寵靈。瑜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多。虎寇狼貪。
未足為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寔唯害焉。宜加顯戮。以
彰威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
獄畢。未款便加六殺。且止免官。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崩。掌吏部江謚稱疾不入。眾頗疑其怨不
豫。顧命也。及世祖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
章王。晨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
出謚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幾。上使御史中丞沈沖
奏謚前後罪狀曰。謚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
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谷盈懸簡。戾彰朝聽。與
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傲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
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舉推。獻誠為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
以首領。太祖匡飭。失地方知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
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勳。乃奉
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
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鉉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敲鑿言信。密

楚開謔。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為已惠。事宜敗退者。益穰中旨。謂販鬻威權。奸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薨入殿。參訪遺詔。覘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象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宗飾惡言。肆醜態。譏非朝政。訕毀皇猷。遍嗤忠賢。庶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勳威出撫。前王彛則。而謚妄殺樞機。坐構誦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舜編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詰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史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則爵土。改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

武帝彛薦暫絕。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丹陽令中書郎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斬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奏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爵。蘇

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等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即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傲虐。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頽古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應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卷。詔賜死。

梁武帝天監四年。譏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吳聽政。思聞得失。卿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廙諛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况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我。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高休到臺。

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日十日。齊饒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
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續不答所問。而橫
議沸騰。遂貶義司徒。臣壯。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有隨並
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
露。酒闌宴罷。當辰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永廢之
情。而續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氣。憲唯
將頹。續即王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續。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諂里
落。喧詒周行。曲學設問。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
次。續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練景附。頗同先覺。嘗奉龍顏。而今黨協
壘。餘蘇為牙。指人而無。恒成姦。日者欽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
名邦。入司管轄。苞蘆罔遺。而假稱折。水楊所契。讒激失所。許與疵
廢。是辱民宗。自辱。科奏。望維容。無至公之。惡真醜正。

有私計之談。宜真之微。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續所居
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太清二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奔潰走。聚據壽春。梁以為南豫
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在景
以兇狡之才。荷高歡邪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遂反噬。逆力不逮。以復
逃。凡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受之。正欲以屬國。降
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真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
而失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名脫履。君
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後魏宣武帝時。侍中甄琛以朋黨被召。詔尚書司徒公鑄尚書北海王
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
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隱。息

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蕭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繩是司。風邪響鑿。猶宜劾糾。况趙脩者。蕃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網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今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豐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後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沙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孝明帝正元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實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十之罪。莫大於不孝。豈則歲奸。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汲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息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貴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隨。貢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禁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鑿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支身之渠。欵關而致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熱以獲立。漢肉彭亨。寔

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怨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教自天。欽光慕應。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豐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何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過死有歸。無令中使受笑於苟存。曾閱論名於盛世。

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又為尚書令。解其領軍歸手。熙真清河王。憚中大夫。劉之興。學官令。傅靈擢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依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贊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承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善。青蠅汙白。黠黑。說使是務。以元又皇姨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親

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冒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慈悲臨下。泥漬自消。王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雖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恠懷。若非宋維與元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紕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掾劉騰奏其弟官。郡成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駭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恚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歛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充言厲氣。叢積成疾。為王殺死。王之忠誠。欵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蓄。習襟實乃形於文翰。凌括文傳。撰顯忠錄。區目一篇。分卷二上。既款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藉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皇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

於又。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與義兵。不圖神器。戕其大運。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巨患。至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晉天喪氣。臣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庶歲為亂。荆徐蠢動。賊此之由。昔道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又執權。使四海互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民。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命凶徒。奸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慙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鳥諸兩觀。滂其含廬。騰合斷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奏以極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迩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庶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絕。其禍更生。况又情忍。更居衡要。臣中實九歎。竊以寒心。竇頌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竄竄。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適陛下。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于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虜棺。賜又死。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上海' (Shanghai) in a decorative font,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上海' (Shanghai) repeated in a decorative or calligraphic style.

